

“糖瓜祭灶新年到，闺女要花儿要炮。老头儿要顶新毡帽，老嬷嬷要件新棉袄，新媳妇光看不敢要”。这是山东微山湖边过年时的一首民谣，其中透出男女老少喜气洋洋过年的浓浓气息。其实，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日，并非只指夏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，习惯上从腊月初八开始，包括祭灶、除夕、大年初一、人日，以及元宵节的吃元宵、闹花灯等。丰富多彩的节日习俗，既是诗词中的物象，又是意象，牵动着文人骚客们的创作灵感，留下了无数既富生活气息，又如醇酒醉人的名篇佳制。

云车风马少留连 家有杯盘丰典祀

“凝寒迫清祀，有酒宴嘉平”(北齐魏收《蜡节诗》)，在数九寒冬，人们于腊日虔诚地举行腊祭。晋人裴秀的《大蜡诗》，就详细地展示出于“岁事告成，八蜡报勤”之时，向百神报告“年丰物阜”，感谢百神保佑“方隅清谧，嘉祚日延”的场景。唐朝则于农历十二月寅日蜡祭百神，卯日祭祀土神，辰日腊祭列祖列宗。皇帝每每在皇宫内苑召见近臣，赐给他们“黄金合里盛红雪，重结香罗四出花”(王建《宫词》)的腊祭供品。宋代，“家家相传侑僧粥，栗桃枣柿杂甘香”(宋王洋《腊八日书斋早起南邻方智善送粥方雪寒欣然尽之》)的佛家腊八节，取代了腊日祭祀。

汉代腊祭时还有送灶神归界、接祖先回家的风俗。至唐宋时便出现祭祀“灶王爷”的风俗。民间已用猪头祀灶，南宋范成大的《祭灶词》，就以诙谐的笔调勾画了一幅饶有趣味的祭灶图：“云车风马少留连，家有杯盘丰典祀。猪首烂熟双鱼鲜，豆砂甘松粉饼圆。男儿酌献女儿避，酹酒烧钱灶君喜”，并透露出当时的女性已不被允许参与祭灶活动的现象，后代逐渐形成了“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”的风习。

劝君今夕不须眠 大家沉醉对芳筵

从现有文献看，南朝梁徐君倩的《共内人夜坐守岁》，最早将除夕守岁习俗写入诗里。诗人的境遇不同，诗中守岁的场景和心境也有异：有唐杜审言“弹弦奏节梅风入，对局探钩柏酒传”(《守岁侍宴应制》)的灯红酒绿，也有宋苏轼“儿童强不睡，相守夜欢哗”(《守岁》)的嬉戏热闹；有元袁凯“今夕为何夕？他乡说故乡”“一杯椒叶酒，未敌泪千行”(《客中除夕》)的清冷孤寂，也有清李慈铭一家人“翠柏红梅围小坐，岁筵未是全贫。蜡鹅花下烛如银。钗符金胜，又见一家春”(《临江仙·癸未除夕作》)的脉脉温情。

明代于谦的“寄语天涯客，轻寒底用愁。春风来不远，只在屋东头”(《除夜太原寒甚》)，犹如写给自己的新春寄语。唐朝除夕，还有一种驱除瘟疫的“傩”或“大傩”仪式，如王建《宫词》中所言：“金吾除夜进傩名，画裤朱衣四队行。院院烧灯如白日，沉香火底坐吹笙。”“爆竹声中岁又除，顿回和气满寰区”(宋赵师侠《鹧鸪天·丁巳除夕》)，除夕是孕育希望的夜晚，“劝君今夕不须眠。且满满，泛觥船。大家沉醉对芳筵。愿新年，胜旧年”(宋杨无咎《双雁儿·除夕》)。

新年纳余庆 嘉节启新芳

——古诗词里的春节习俗

□陈虎 陈树千



摇元宵



放花炮



写春联



贴门神

五更欢笑拜新年 不求见面惟通谒

汉代以后，每逢元旦，朝廷都要举行盛大的朝贺礼仪。三国曹植的“初岁元祚，吉日惟良。乃为嘉会，宴此高堂。衣裳鲜洁，黼黻玄黄”(《元会诗》)，写出了元旦朝贺的庄严肃穆，唐代诗人更创作了众多的元旦朝会应制诗，如唐卢纶的“济济延多士，跼跼舞百蛮”(《元日早朝呈故省诸公》)。

北宋以元正“为大节日，七日假”(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)。元旦这天，皇宫里要举行大规模的“排正仗”朝会。南宋史浩《瑞鹤仙·元日朝回》描写了元旦宫廷的热闹场面，显示出皇室庆典的庄重、华贵与豪奢。

南宋陆游的“北风吹雪四更初，嘉瑞天教及岁除。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”(《除夜雪》)，清孔尚任的“剪烛催干消夜酒，倾囊分遍买春钱。听晓爆竹童心在，看换桃符老兴偏。鼓角梅花添一部，五更欢笑拜新年”(《甲午元旦》)等等，都如一幅“乐岁图”，洋溢着清新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正月初一，拜年也是重要的活动，人们在迎新之际，往往投送名片拜年。有时主人自己不到场，只派仆人携拜帖四处去投，称为“飞帖”。于是许多人家门前往往贴一红纸袋，上写“接福”，以承放“飞帖”之用。明朝民间就已经出现类似现代明信片的贺年卡。如文徵明的《拜年》诗就说：“不求见面惟通谒，名纸朝来满敝庐。我亦随人投数纸，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

小儿著鞭鞭土牛 学翁打春先打头

春节期间恰逢立春，古代民间在过立春节时，有迎春神、打春牛、送春盘、立春幡等活动。自先秦时期，天子于立春时节便“亲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以迎春于东郊”(《礼记·月令》)。唐温庭筠的《汉皇迎春词》，就描写了汉代天子立春日东郊迎春的奢靡景象。唐张九龄的“东郊斋祭所，应见五神来”(《立春日晨起对积雪》)，南宋朱淑真的“生菜乍挑宜卷饼，罗幡旋剪称联钗”(《立春古律》)，都描写了人们喜迎春神的场面。

立春日食生菜，至晚是东汉时的习俗，唐杜甫有“春日春盘细生菜”“菜传纤手送青丝”(《立春》)，白居易有“二日立春人七日，盘蔬饼饵逐时新”(《六年立春日人日作》)。春盘在唐代大为流行，杜甫、白居易、沈佺期、王昌龄等诗人都曾将春盘入诗。

周人立春“出土牛以送寒气”的习俗到了两汉，逐渐演变为鞭春牛以劝农耕、祈祷丰兆。宋代以后，立春鞭春牛成为官方和民间的重要民俗仪式。杨万里“小儿著鞭鞭土牛，学翁打春先打头。黄牛黄蹄白双角，牧童绿蓑笠青莠。今年土脉应雨膏，去年不似今

年乐。儿闻年登喜不饥，牛闻年登愁不肥。麦穗即看云作帚，稻米亦复珠盈斗。大田耕尽却耕山，黄牛从此何时闲”(《观小儿戏打春牛》)，生动地记述了立春日，儿童模仿大人打春牛的游戏场景。

明月春风三五夜 香车宝辇隘通衢

“明月春风三五夜”，即农历正月十五，又别称“上元”“元宵”“灯节”，将春节的热闹喧阗氛围推向高潮。唐苏味道的“火树银花合，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，明月逐人来。游骑皆秣李，行歌尽落梅。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”(《上元》)，就描述了京城长安元宵夜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。

元宵佳节，皇帝每每“彩仗移双阙，琼筵会九宾”(孙逖《正月十五日夜应制》)，命诗作赋，歌功颂德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年间正月十五因疾病羁縻于长安、思念故乡而作“明月春风三五夜，万人行乐一人愁”(《长安正月十五日》)，抒孤独忧伤之情状。

元宵节里，唐帝京长安“千门开锁”，“月色灯光满帝都，香车宝辇隘通衢”(李商隐《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》)。“九陌连灯影，千门度月华。倾城出宝骑，匝路转香车”(郭利贞《上元》)，“千门开锁万灯明，正月中旬动帝京。三百内人连袖舞，一时天上著词声”(张祜《正月十五夜灯》)，描写的都是元宵狂欢之夜。

通宵爆竹一声声 银花喧夜听椒颂

唐朝以前，人们于春节期间火烧竹节使之爆裂炸响，用以“避山臊恶鬼”。唐以后，为使爆竹发出的声响更大，人们开始在竹筒中填上火药，称为“爆竿”，唐人来鹄即有“新历才将半纸开，小庭犹聚爆竿灰”(《早春》)的说法。

自宋代始，人们卷火药于纸中点燃，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之“炮仗”(亦作“炮张”)。南宋诗人范成大《爆竹行》：“岁朝爆竹传自昔，吴侬政用前五日。食残豆粥扫罢尘，截筒五尺煨以薪。节间汗流火力透，健仆取将仍疾走。儿童却避其锋，当阶击地雷霹雳。一声两声百鬼惊，三声四声鬼巢倾。十声连百神道宁，八方上下皆和平。却拾焦头逃床底，犹有余威可驱疠。屏除药物添酒杯，尽日嬉游夜浓睡。”翔实生动地描述了农家燃放爆竹的情景。人们在“生盆火烈轰爆竹”中，“迎春送残腊……守岁筵开听颂椒”(范成大《除夜》)。

烟花爆竹为节日增添了热闹喜庆的气氛，成为辞旧迎新、恭贺新春的重要文化符号。正如王安石在《元日》诗中所云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爆竹是狂欢的声音，是新年的味道。

文图均据《光明日报》